

小姑回娘家,都是挑着担子回去,一头箩筐里坐着女儿大芹,一头箩筐里坐着小叔老四。

小姑

小姑家住滨海县天场乡陶河村,与我隔着废黄河。奔流不息的废黄河是我们小时候去小姑家的最大障碍。每次过完河,回望波涛起伏的河面,和那条随着波浪上下荡漾的水泥船,仍然头晕目眩心有余悸。

我人生中的第一件新棉袄是小姑给我做的。在那之前,我穿的棉袄要么是姐姐穿不上的旧棉袄,要么就是母亲用旧衣服旧棉絮改制的棉袄,感觉一点都不暖和。大概是11岁的时候,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,我到小姑家走亲戚,看着我被冻得红肿的双手,小姑心疼不已,她瞒着两个女儿,冒着大雪到天场街绞棉花,弹了棉袄胎,扯了淡雅素净的花棉布做棉袄面,又扯了紫条格棉布做棉袄里子,为我做了一件超级暖和的全新大棉袄,小姑叮嘱我:“不能告诉你大芹姐和二芹姐啊,她们晓得会吵着要噢。”

早年间,小姑家很穷。小姑嫁到婆家没两年,公公婆婆因病相继离世,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小叔子,一个六岁,一个四岁。四岁的小叔,歪歪扭扭路还走不稳。小姑既要照顾才六个月的女儿,又要照顾这两个幼小的小叔子,艰难度日。

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,为了取暖,晚上一家五口同睡一张床,小姑带着大芹姐睡这头,姑父他们兄弟三个睡那头。小姑说,那会儿多亏了娘家接济,我大爷大妈每年夏天都会在盐碱地上晒盐,小姑家吃的盐都是大爷家送的。每到过年,我奶奶都会将做好的豆腐、炸好的肉圆送一些给小姑,每当娘家人来了,两个小叔子比谁都高兴。小姑回娘家,都是挑着担子回去,一头箩筐里坐着女儿大芹,一头箩筐里坐着小叔老四。老四最喜欢来嫂子娘家,这儿有人疼他,给他好吃的,在他幼小的世界里,以为嫂子的娘家就是他的外婆家。

那个年月里,大部分人家的生活都很艰难,遇到闹饥荒时,有的人家为了活命甚至将亲生儿女送人。小姑和姑父忍饥挨饿,带着两个小叔子患难与共、相依为命,愣是熬了过来。

我大爷去世那年,囊中羞涩的我,避开众多长辈,悄悄地将小姑拉到僻静处,将积攒了许久的两百块钱塞进小姑的兜里,小姑夺打着塞回我的手:“你们小家庭,要养孩子,日子紧巴,这钱我怎么能拿?”我摸了摸小姑的脸颊,一时语噎,话未出口,泪水已悄然流下。那年,她为了给我做新棉袄,大雪冻伤了她的脸,留下了一脸冻疮,多少年来,我一直记在心里……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小姑也成了86岁高龄的耄耋老人,五个孩子家家都有房有车,生活幸福。小姑一手带大的三爷和四爷,家家儿女双全,功成圆满。每到过年,三爷和四爷家都会买礼物或送钱给小姑。四爷走了之后,四奶奶从不缺席感恩,不管小姑怎么推辞,不管四爷在与不在,四奶奶都一如既往,替四爷完成心愿。

人生之路,都会充满艰辛与不易,一叶一菩提,一花一世界,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,亘古不变。愿我善良慈祥的小姑,晚年幸福,身体健康,尽情地享受这盛世的美好!

阳台上的鸟儿

一大早,被“咕咕”声吵醒,一听这么近,这么缠绵的声音,我就知道有情况,赶紧悄悄来到窗前视察,好家伙,一对斑鸠正挤在土黄色长着青蒜的花盆里搭窝呢。

四月份有对鸟儿在这窝里“结婚生子”及“抚养成人”后刚远走高飞不久呢。连续几年,我这阳台成了小鸟们的“风水宝地”,这“金玉满堂”的花盆成了它们的安乐窝。每年春夏之季,珠颈斑鸠就飞到阳台侦察寻地,而我长着葱儿蒜儿的花盆最易被它们相中,柔软的植物在花盆里经它们身体一压,相当于窝里铺了层软垫,比较懒惰的鸟儿只需衔几根小树枝意思下,就卿卿我我谈情说爱生儿育女了。

因为司空见惯,也就习以为常了。于是,我到厨房做早饭,刚靠近水池,发现一只鸟儿“腾”地飞走了。再细看,窗台边一只鸟正趴着,用警觉的小眼神看着我呢,凭直觉,就知道这又是一对准备“安营扎寨”的鸟儿。果然,飞进树林里的那只鸟儿嘴里衔着一根有它两个身体长的树枝,英姿勃勃地立于窗条上,它看着我,因为隔着防盗窗一时没反应过来,横着树枝猛撞窗条试图进来,结果树枝撞掉了。我哑然失笑:你真是那个横着将扁担进巷子的“笨鸟”。

于是,这一天我就有点忙碌了,一会儿到前阳台看那对鸟儿在花盆铺“软包装”;一会儿又到厨房看这对鸟儿直接用树枝在窗台边“白手起家”。

看了日期,今天竟然是5月20日。“520”啊!

当年,与它们初相识是在某个春天,见花盆里被倒伏的青蒜上(有几个花盆专门用来长蔬菜)有几根小树枝,之后我不停地悄悄侦察,果然发现有只飞来的鸟儿趴在那,一身灰,脖子上有“珍珠围脖”,另一只负责飞来飞去地衔枝过来。见我也惊慌,一吓就飞走了,但还是会继续伺机衔根树枝前来,另一只胆儿大些,专门负责在窝里接应铺巢。当时十分惊喜,又是拍照发朋友圈,又是问度娘,终于知道“珠颈斑鸠”这名。虽然认不出它们的公母,但心里认定,趴窝的是“准鸟妈妈”,外去弄“建材”的是“准鸟爸爸”。当日就产下一枚蛋,第二天又产下一枚。为了让鸟儿专心孵蛋,我拉上窗帘,我们互不相见,免得惊了它的孵蛋计划。

但好奇心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寻地儿看它。后来我直接拉开窗帘,它也趴在窝上一动不动了,专心孵它的蛋,隔几个小时它的方向会转下,大概是为蛋受温均衡吧。

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,它的羽毛被风儿掀起,水珠从羽



鸟儿有约 陈蓉 制作

毛上滚落,但还是湿了,出于母爱的本能,我居然为它用塑料薄膜支起了“伞”,谁知鸟妈妈被吓得飞走了,我懊恼不已。“伞”去了又怕鸟蛋淋湿,不去又担心鸟妈妈一去不回。左右为难之际,在朋友圈又向爱鸟人士咨询,他们说,顺其自然最好,于是我拿掉好心撑的“伞”,一会儿鸟妈妈又飞回来抱窝了,我如释重负,这才放下心来。

第11天,一只小鸟终于破壳而出,肉团团的一团灰,很丑,鸟妈妈宝贝似的护在身体下。隔天,又一只小鸟破壳而出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小鸟渐渐长出绒毛,鸟妈妈身体渐渐抬起,不能完全趴着,否则会压伤小鸟。每天鸟爸鸟妈也是有固定时间交接班的,早晨8点左右,鸟爸爸就“咕,咕咕,咕,咕咕”地飞来了。这时,趴窝的鸟妈妈就移动下身体,“咕,咕咕,咕,咕咕”地点头回礼,夫妻双方,那真是有礼有节,是相互问安和相互交代吧?鸟爸爸越过我阳台上其他的花盆过来,鸟妈妈一个跳跃立在窗台,迅速飞走了,鸟爸爸快速地钻进鸟窝护着它的宝宝们。至中午,鸟妈妈又飞回来了,依旧是相互点头交接问安,交换场地后,鸟爸爸又飞走了,直到次日早晨再过来。

又几日,鸟爸鸟妈有时自己出去遛达,鸟宝宝们渐渐长大了,通通风,晒晒太阳,挤在一起时就看见它们的身子在起伏颤动,我更近地观察它们时,一抬头冷不丁地看到旁边晾衣架上有只大鸟正盯着这里。

渐渐独立蹲窝后,鸟爸鸟妈一来,两个小家伙就抢着迎上去,小嘴伸进大嘴里,大鸟一蹲一立地起伏着,使出全身的劲儿,小鸟同样的姿势配合着,这是大鸟在喂小鸟。

趁大鸟不在,我去逗逗小鸟,靠近它,它本能地抬起身体,耸起绒毛,伸长嘴巴试图来啄我。

从小鸟出壳到小鸟飞走,一般14天左右。每次见它们远走高飞后,阳台一片寂静,我还是很期待下次重逢的。

还好,“520”的今天,送给我双倍的惊喜,前窗后窗都在筑爱巢,窝不在大,有爱就幸福!

一缕阳光,一汪湖水,芦苇肆无忌惮地疯长着,一日比一日高,一日比一日壮。

青青芦苇

老家里下河水乡的荒滩上,茵茵地长满了芦苇,老家人叫“芦柴”。《诗经》里有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“蒹葭”说的就是生长在水边的芦苇、荻之类的草本植物。古人最是雅致,一株芦苇要分成三个阶段,初生的芦苇叫“葭”,开花之前为“芦”,开花之后为“苇”。老家的人哪里懂得这些,不管它开花还是不开花,一株芦苇,从小到大,都叫它“芦柴”。

春天的风,柔柔的,嫩嫩的。吹着吹着,水边的荒滩上,芦苇冒出了细细的芽,尖尖的,绿绿的,如青锋出鞘,一支支直立在岸边,那阵势好似千军万马,随时准备出征而去。一缕阳光,一汪湖水,芦苇肆无忌惮地疯长着,一日比一日高,一日比一日壮。

仲夏时节,芦苇长高了,比人还要高出许多。荒滩上,葳蕤成一片绿色的海洋,风一过,芦茎摇曳,芦叶妖娆。芦叶长得又宽又长的时候,母亲便忙开了,一大早采摘回来几棵芦叶,洗刷干净,浸泡在木桶里。芦叶是包粽子的材料,端午节快到了,过不了几日,老灶的铁锅里,便弥漫着粽子的清香。

小时候,常在芦苇荡里玩耍,乌泱乌泱的芦苇荡,一头扎进去,便不见了踪影。芦苇荡里有一种蜻蜓,通体乌黑,在芦苇间飞过来飞过去,我们叫它“乌烟紫”。折一根芦苇,剥去苇叶,顶端弯成一个三角形的框框,框内罩满了蛛网,轻轻一拍,“乌烟紫”便粘在了蛛网上。芦苇荡边的水里虾也多,随手折一根芦苇,系线挂钩,穿上红蚯蚓,丢进水里,不大一会儿,就有虾来咬钩,轻轻一提,一只张牙舞爪的青虾便拎了上来。

“寒日荧荧照枫叶,霜风撼撼飞芦花。”秋风起时,芦苇褪去了一茎绿色,日渐泛黄,芦花开了。康有为在秋雪庵赏芦时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,“庵在水中央,四面皆芦洲。花时月底登阁四望,如千顷白雪身于冰壶,遇风则芦花飘舞,似漫天瑞雪。”老家的芦苇荡也是这样的,芦花白,芦花美,花絮飞满天。

收割芦苇,一般都是在深秋或是初冬。昔时,庄户人家把收割来的芦苇,晒干后锤得扁扁的,编成芦席,过去人家盖房子,舍不得用汪砖,常常用芦席代替,或者搭个简单的窝棚,也是用芦席围在四周遮风挡雨,大部分的芦苇都被当作燃料塞进灶膛付之一炬。时至今日,每到芦苇收割的季节,父亲还是会去捆上两捆,收拾干净后堆到角落里,待到来年拿来搭个扁豆架、丝瓜架。

在我的老家,芦苇曾经养育了村庄里的人,而村庄里的人,也因为芦苇,年复一年蜕变得坚韧不拔。

生活小景

盐城 郭玉霞

水乡风情

泰州 田秀明

一路走来

响水 张洁